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　浩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宋 家鉉翁 撰

成公下 簡王五年晉景十九年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義已見隱七年

母弟出聘脩時事之常猶之可也以將兵伐國非所以親愛其弟春秋之書之所以譏也春秋有書齊侯之弟秦伯之弟鄭伯之弟宋公之弟者書弟雖同立義各異先儒一皆以為貶殆不然也是役也衛以晉

命侵鄭春秋之書之責晉也既執其君又伐其國又使衛人自以其兵侵之晉景無能於楚而務殘小國桓文之罪人也以弟帥師責衛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古之郊也有常時夏正之郊則以上辛行事上辛有故則以中辛何事乎卜若圜丘之郊則必以至日禮不卜常祀而卜牲者是也而左氏每書啓蟄而郊蓋

獻子亦曰郊而後耕蓋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即夏正之郊古者春有祈秋有報夏正之郊所以祈也季秋大饗所以報也魯人自知郊之為僭不敢純用王禮故卜而後郊春不吉而卜夏卜秋是以有五月九月而郊者斯魯之僭禮也必欲以魯禮而合三王之禮則為强求其說此所謂五卜郊者卜以占天意吉而後郊自僖公以來以為常春秋書之見僭禮之無福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考之經書法不異它日父在子為君而會諸侯伐國古所未有是時晉非有危亡怵迫之故何至為此愚意其為傳聞之誤耳是時鄭伯見執在晉鄭人立君衆殺之而立髡頑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左傳所記因魯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或曰是役也諸侯皆爵何哉曰貴改過也前日執鄭

伯伐鄭過也今聞鄭有亂立君至於再晉人移其所以治鄭者而撫鄭歸其君而定其國是春秋所與故皆爵

齊人來媵義已見上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也卒不葬義見下公如晉獳乃侯切

晉自靈成以來霸業日衰非復文襄之晉矣景公始即位而荀林父有邲之敗諸侯叛而去之國勢浸削蜀之盟從楚者十一國晉莫如之何也幸而郤克戰

齊而勝散者復合叛者復來霸威稍伸然天資庸闇無皁白之辨荀林父逗撓喪師而殺先縠欒氏怙黨專恣而害趙宗妄欲伸主威而不知是否邪正之辨正如漢哀帝臨朝屢誅大臣忠正之士無罪以死而王氏謀取其國家乃不覺悟内不明而輕用大戮此為君者所宜戒也

秋七月公如晉

宣公奔齊惠之喪齊人以是加厚於魯成公奔晉景

之喪晉人反用是肆悖止公預執紼自七月至明年三月乃得歸其亦有以自取矣天王之喪魯未嘗往會而霸國之喪僕僕亟往惟恐其後以事王者事霸魯固有罪而州蒲惰傲無狀止望國之君使之送葬是以王禮自居也春秋是以特削其葬以正其無王之戮或者乃曰為其辱魯故絀其葬非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舊說謂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也但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而書諸儒以是引季氏取卞有為亂之意公危不得入是以書公在楚公至自楚危公也愚以一時之事而言在晉在楚均為强國所止而有内外之異見止而在晉也猶為内也見止而在楚也則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故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或曰郤犨來聘而盟與三年荀庚來聘而盟書法全

同其事同乎否乎曰不同也荀庚之聘而盟尋舊盟也實魯自慊其貳求與為盟故雖伉也其責在魯今郤犫之來繼公至而書葢晉人自知其無禮於公懼公之遂叛而即楚故隨遣郤犫為此盟其責在晉是時晉厲新立輕狂不度欲以無禮加於諸侯春秋書以貶之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如齊行父之如晉事同而情異者也魯自鞌之戰與齊久絶至是僑如如齊以脩舊好脩鞌以前之好云爾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於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於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是以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強以立其國無若魯人左右望於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注云上謂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左傳亦云自周無出周公之出自出也此春秋大一統之義三傳得之於聖門者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故言自出傳因
襄王出居之出原春秋無外之意而有自周無出之
說此所謂内外之辨俗儒有以為不然者未之講故
爾春秋之世諸侯之大夫有出奔列國者去此即彼
姑務自全可也至於天子之公卿乃亦以事爭而奔
列國彼列國受之而不以為嫌是天下而有無王之
國也周公王朝大臣與强族爭政王不能裁其予奪
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

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春秋書出書奔所以誅也絶之王朝其為誅斥也大矣或曰襄三十年子瑕奔晉昭三十六年子朝奔楚書奔不書出又何歟曰殺佞夫而逐子瑕非子瑕之自奔也故不書出若子朝奔楚則與此異朝周之簒人也楚僭國也以簒人而奔僭國彼自謂出於王化之外春秋奔而不出猶曰此吾之簒人楚於義不得受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案左傳前年晉人釋鍾儀求成于楚楚公子辰如晉聘晉復遣糴茷以往宋華元以其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書從而合晉楚之成而春秋惟書晉魯衛會于瑣澤諸侯無預者晉楚為成關繫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蓋春秋所以待楚人者乃帝王御遠之道來則禦之憑陵上國倔强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胥與之求為盟好者也齊桓之於楚

討而服之晉文之於楚敗而卻之而霸者之職事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纍以通意遂交聘而為之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説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荆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而兵未嘗一日弭也其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春秋書法如此不與晉以為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義已見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劉氏意林外域者春秋之所外中夏者春秋之所内所内者將以德治之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可教以禮義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若夫外域恃其彊力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焉呂東萊曰春秋之世中國有事於外域未有言戰者蓋遏絶之為務唯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也愚謂中國於外域以直敗為文者明分也言其非中國

之敵故不言戰傳者以不結日不偏陳為直敗則拘矣中國與外域戰亦豈無結日而陳者乎諸儒以是為拘遂有德治力治之説又有唯力是恃不以戰為罪之説此為例所拘反覺有病秦皇漢武只為與外域角力以致中國罷敝春秋之待夷狄自有道不徒以力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自入春秋盟主帥諸侯之師以伐叛討貳而書于策者多矣至是始書乞師伊川謂不以王命興諸侯之師故書乞此論固正但霸國不稟王命而動兵伐國前此不書乞師今而書之豈無其故邪蓋書乞師者二有望國求援于外而以乞師書者卑之也有霸國出諸侯之師而以乞師書者抑之也魯僖不堪齊人之屢伐乞師于楚取穀春秋謂其懦無立志故書乞師以卑之卑之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今晉厲始立

血氣方剛欲以事功自見分遣大夫召諸侯兵將以逞其所大欲春秋為其銳於武功故書乞師以抑之抑之者乃所以節而止之也凡皆為後世人君垂法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書法抑揚之所在也彼晉厲公者非自能為此謙抑之辭而有求於諸侯也許氏謂晉厲以偽飾之文而貶削霸體故不為春秋所與夫霸國之威患其日張不患其日削也彼其削非春秋之所憂也學者以是思之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穀梁無齊侯

或曰晉用諸侯之師伐秦以復其私怨春秋其無貶乎曰為其朝王而後往請命於天子與上公俱行猶有尊王之心故皆録而爵之也曰此本伐秦道成周而朝非特朝也春秋何取焉曰此春秋中年之書法志諸侯猶能稟命于王也周家盛時諸侯皆旅朝於京師或因巡守而朝于方岳之下未聞道過京師而

請朝者及其衰有過闕不下者矣自入春秋百三十年中間倡義尊王若桓文之盛不能率諸侯一朝於周而晉文為宮踐土屈天王而朝焉彼其心曰霸權之尊不為天王撓也及秦晉交兵晉侯嘗以師過周之境不聞請朝而後徃彼其心又曰吾自假道伐秦非為王而來奚事於朝是反得為知禮乎今晉厲朝而請命與天子之老偕行是猶知有尊王之義而論者或責其慢愚竊不謂然也今有人焉父子異宫而

處其一人過父之廬略不候起居傲然徑去其一人止車下道往見父聽所以命而後行將以略父而過者為有禮乎以省父而行者為順道乎以是而觀則晉厲猶在可取故春秋書公如京師又書自京師為會書如京自京者録其猶知有王也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者示諸侯稟王命而後伐若征伐自天子出焉此又春秋存周之意也或曰是役也劉康公成肅公與師皆行春秋不書何歟曰伐秦與伐楚異伐楚

攘亂也上公會伐正也晉自與秦私鬬秦未嘗叛周

上公不當與之俱伐春秋不書二公親為此役義其

在是乎

曹伯廬卒于師義并見下晉侯執曹伯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朝京師至者明本非朝王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卒自此始徐邈曰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廢周禮葬皆稱謚莒君無謚故從吳楚例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復之于位林父得罪於其君而奔晉奔而求復豈無他道乃挾晉以求復而君臣之道於是廢矣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大國之故而忌其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林父作

亂逐君其端實兆於此春秋書自晉歸于衛責晉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義并見下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以為剌不親迎愚謂國君不親迎者多矣不皆譏此書僑如以夫人至自齊以其非所當以也穆姜與僑如共謀逐季氏出入往來不避嫌疑之間季氏從而煽之惡聲日

聞於外令也逆君夫人大夫豈無可使者而使僑如其意欲使之重自結於齊實為魯國玷夫人亦預有辱焉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襄仲之子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注謂

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
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公羊曰仲嬰齊者公
孫嬰齊也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以為後歸父也愚
謂弟無後兄之理以後襄仲耳歸父謀誅三家事弗
濟而宣公薨歸父為季氏所逐故立歸父之弟以後
襄仲非以後其兄也所以不稱公孫而稱仲嬰齊者
當如穀梁之說襄仲之死也去公子而書仲所以誅
也今其子不稱公孫由父有罪故耳舊史必書公孫

此春秋革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霸主稱爵而執諸侯有二晉文公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貶也晉厲公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為霸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論者以晉厲公不克終

凡行事數見毁疵而春秋東法至公於晉厲所行猶有取焉書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與其討有罪也穀梁以為惡晉侯者非是前二歲曹宣公會諸侯伐秦卒于師公子負芻作亂弑嗣子自立為君至是晉厲合諸侯于戚執負芻歸之京師合諸侯而執簒賊從衆人之望執之公也自入春秋霸主之執諸侯未有執當其罪若此而又歸之京師以示不敢專是以特為春秋所與書法異於前或謂負芻簒立三年而後

見執為稽天討既與之盟而又執之故書同盟其不然歟蓋有崇獎簒賊列之會盟而終於無討者矣此更三歳而討不猶愈於終無討者乎會而執簒賊諸侯之所同欲是故書同盟夫既會而執簒賊復盟以戒諸侯春秋實與之而非貶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十二年晉楚為成期以弭兵諸侯固兼事晉楚矣甫及三歲而楚伐鄭首禍也書楚子伐鄭志楚共之首叛盟目其人而貶之非爵也其後卒有鄢陵之敗君傷而臣死首禍之戮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於華元之出之歸再見其氏名者録華元之能

平内難也然一書而四以國見是亦有貶焉耳何氏曰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為大夫山所譛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左傳則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為亂者故桓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二説不同愚竊觀書法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説為正元之奔晉非奔也將藉晉力以討亂晉人許之於是去而復還誅為亂者合二説而觀當時之事可識矣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

大夫山言因盟主之力以除在内之為亂者也蕩山宋之公族乘其君始立而未定殺公子肥弱公室也華元自以身為右師司君臣之訓起而討之以其族大不假霸國之援事弗獲濟故自晉而歸山乃即刑晉使之討而後能討也春秋去山族而正其伐本之罪故與華以能討亂然以一人有罪而併逐其族則元也亦太甚矣據左傳元之討山魚石有力焉山既誅元乃併桓族而盡去之故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

魚府皆奔楚春秋與元以討亂不與元以逐桓族以其挾晉之力盡去異已其心不純乎為國是故貶之耳是時諸侯之用事者皆自結於強國之大夫以操制其臣民春秋惡之此一書而四以國見言宋之卿大夫宋之罪人宋強族必待晉力而後能誰何亦將無以為國焉耳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始會吳

此中國諸侯會吳之始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公羊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吴楚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内之辭言之自近者始也春秋内外之義固春秋一大條貫然是會也晉人合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晉所以崇吳也吳日强與楚為敵晉日削頼吳以為强故以殊會而崇吳晉雖殊會以崇吳而春秋則因殊會以外之所以明内外之辨也吳固姬姓太伯之後而僭

王稱棄周禮春秋雖欲同之中國有不可得也自是會于柤會于向書法皆與此同惟序會則無譏或曰齊桓公會王世子于首止非殊會乎曰會王世子而殊會所以尊王也會吳而殊會晉以是崇吳春秋書之則為外吳聖人之經有辭同而義異不可以例拘者若此類是也義又見襄五年序會于戚

許遷于葉

許畏鄭偪而求遷于楚故用邢遷之例以自遷為文

自是楚靈無道强遷之于荆楚平復之于葉尋又遷之白羽遷之容城蓋不能以國矣春秋中年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楚爲可恃以存而不知非我之類其心實異卒之陳蔡爲楚所滅許五遷自葉而白羽實楚人迫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遂爲鄭滅棄同好而從强楚許陳蔡自有以取焉耳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著月而書是頻也冰者陰凝之

氣得水而冰者常也附於木而冰者失常也方春木用事木生火者也而陰氣附之以冰陰氣盛强臣僭是其應也為周正之説者以此正月為仲冬雨下而著樹即冰記寒甚過其節度故書愚謂十一月正當盛寒之時雨而冰亦其常也何足為異此所以書正為夏正正月木冰非時是以書耳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此鄭叛晉而即楚為楚侵宋也去年鍾離之會鄭猶在列今而遽叛豈非有所侮而動乎晉以秦楚方合懼而有求於吳初未害也而不能審其待遇之禮乃屈節以求之率諸侯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以齊桓公所以待王世子者而待之未能得吳而諸侯之在會者皆有輕晉之心鄭人叛而即楚以是故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義已見十三年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世之人以成敗論事於晉厲公者多所不取愚觀春秋書法及考當時之事厲之志猶有可嘉春秋未嘗以其不克終而併廢之也晉自靈成景駸駸日趨于下其諸卿内慢其君外畏于敵每遇楚師則相與妄為言說反顧而走惟恐其後由是楚之兵横行於天下中國諸侯盡去而從楚晉莫如之何也及厲公者出乃能興起積衰久弱之勢率其驕狠惰慢之卿以

與楚人一戰城濮以來所未有也論者不深考當時之事每謂欒書之欲戰不若士燮之偽逃實不然也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魯衛諸小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繫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弘志得旋驕反以是速其死良可惜矣烏乎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脩其德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

而務逞其志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有家者知所警矣公羊曰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以其傷於矢故舉君傷為重故不稱師愚謂不書師書楚子目其君自取此敗誅叛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楚每敗必殺其大夫楚之用刑亦刻矣況是役也楚共身在軍中乃以敗軍歸過於

其大夫而殺之視秦穆有愧多矣春秋稱國以殺貶也據左傳首敗盟以師侵鄭者皆子反之謀其亦有以自取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此譏晉侯驟勝而驕以無禮加於諸侯也先是晉人徵兵於魯穆姜以其閒欲有討于季氏公不從而懼于内變遲遲其行晉人疑公之貳於楚不見公而執行父魯實有内難而晉不知恤春秋書不見公言可

以見而不見譏在晉也或曰此魯之辱春秋之不諱何邪曰春秋之義責在我則為公諱責在外則不為公諱此書不見公責晉也既責晉矣又何必為公諱乎平丘之會書公不預盟則責在公義又見昭公十三年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征伐當自天子出者也自諸侯專征伐而天子拱手於上故齊桓晉文之興也大征伐必以王命行之自

是而降强國之所行不皆在於義亦專之而已厲公之立每用師於四方必請王朝公卿與俱彼非力之不足亦仗王命以臨諸侯示有所稟但王之公卿數為霸討出亦非所以尊王也況麻隧勝秦鄢陵勝楚國威不恚不張而兩年之間三以王師伐鄭尹單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謂之挾天子以令諸侯則可謂之尊天子而正諸夏則未然也或曰春秋奚以無貶乎曰貶也前此齊桓伐宋單伯會伐春秋特書單伯以

貴之單伯不與諸侯序也今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朝公卿不當為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以譏王討不伸罪人得以佚罰也負芻弑嗣君自立為君晉會諸侯執而歸之京師當明正大刑宣示遠近孰曰不然執之未幾而釋之罰不傷毫毛復俾君于其國周自是愈無以號召海内然實晉之罪也或

曰晉文執衛侯執曹伯始執之皆不名及其歸皆名負芻之罪浮於二君歸之而不名何邪曰衛侯曹伯之罪小歸而名之以結正其事也今負芻罪大當討必不可赦者也乃聽其復歸是故不名以譏周家之失刑然實誅晉也會諸侯而釋簒賊何以為盟主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公子偃之刺郤犫之盟春秋備書其事為魯國隱憂非為季孫之執之釋而書也當宣公之世季氏之威福已張襄仲之子歸父為公謀將以晉人之援鋤而去之使未及反宣公即世歸父見逐季氏之權愈甚國中之人莫不畏而惡之成公闇弱慮不及此穆姜與僑如共為此謀斯蓋歸父前

日與宣公欲為而未克濟者其心雖未必純乎為國其事不為不是而況穆姜者傳載其平日言論引詩述禮尚有典刑滛泆失行必不至如魯史所言之甚史為季氏故深詆穆姜愚以為未足盡信為此故耳蓋晉人之執季孫雖曰以魯貳故實郤犨謀為魯國去其蟊賊其釋之也雖曰魯人請之實則欒范之私之使非行父外交有素彼晉人二三臣豈曲為之用力若此者乎或曰傳稱行父為社稷臣子之疾之不

亦甚乎曰行父者始與襄仲共謀弑君陷叔仲惠伯于死魯亂賊之亞也其後與襄仲爭權相失宣公亦自惡其專而欲去之宣不死歸不奔則季氏之逐亦已久矣今穆姜欲仲宣公之遺志事迄今弗遂行父自晉脫歸大逞執辱之憾幽君母于廢宫殺無罪之公子魯之政權一出季氏其君拱手而已東漢之季伏后謀誅曹操事洩操使其黨幽后而殺之併殺二皇子其事與此相類成公冥頑無知視强臣之幽其

毋恬然若無事者春秋之書法如此著季氏之亂遂成魯自是愈不能國矣故愚謂宿城費作三軍取卞意如逐昭公乃行父心術念慮間事孰謂行父為魯之純臣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義已見去年秋伐鄭又見今年冬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義已見五年同盟蟲牢

五年蟲牢之盟同盟之變例也以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同為之盟也此書同盟亦變例以王人預于盟書以譏也或曰伊川以此同盟為同病楚陸氏謂不重言諸侯而書同盟譏尹單預于盟二說何如曰陸說近之矣柯陵之同與前日異方鄢陵之未戰也楚兵蹦藉中原中國諸侯有自拔而預于夏盟者春秋録其外楚而書同盟及鄢陵之既戰諸侯無憚于楚是以翕然俱來時使之然非其能外楚也以為王人下

盟變例而書所以譏也或曰翟泉之盟王人亦預春秋何以不書同盟曰盟盟于王城之內王不能裁正其禮直書其事王亦有責也義又見襄三年雞澤

齊高無咎出奔莒義見十八年齊殺國佐

九月辛丑用郊郊義始見僖三十一年

穀梁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公羊亦曰用者不宜用也諸說不同然未有確論愚謂魯人每卜而後郊

或以春或以夏初無定期大率皆非所以當用而用春秋不書用郊夫豈無故豈非魯始用九月郊僭王者大饗報功之禮春秋以其出於常典之外故變文而書之乎蓋古者春而祈穀秋而報功皆有事于上帝祈穀以夏正報功以九月魯前此既僭祈穀之郊至是復以九月講行報功之典僭而又僭者也是故書以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晉人三以諸侯之師伐鄭黷于用武春秋無貶何哉曰備書其事即所以貶也春而伐冬而又伐王人轍未及息再以伐鄭告欒黶之師未幾而荀罃復之師兵愈怨而鄭愈不來觀春秋之備書而知責晉為深烏乎晉會吳于鍾離而鄭始叛去晉敗楚于鄢陵而鄭不復來非鄭之力有餘而晉之德不足也使

厲公于鄢陵既勝之後不驕不矜惟德惟惠勤撫諸侯而置鄭人叛服于度外鄭將自來而何以屢伐為哉厲之才本可以嗣霸德之不足以此取敗惜哉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玃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或曰范文子當鄢陵之未戰則深不欲戰及戰而既

勝則憂懼求死若禍之在朝夕彼何以知其然也曰以厲公之為君與欒郤之為臣而知其終之必至於此也君好勝而忌其臣臣好專而虞其君不至於大亂不已也雖然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於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狂暴抑亦甚矣一朝而殺三大夫欲無亡得乎春秋書之即所以貶也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楚人滅舒庸　義已見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三郤之死晉厲殺之也胥童之死據左傳欒書中行偃殺之也春秋一以國殺為文著胥童導君作難而其君由是以殞童亦晉國之罪人也人臣與君俱死于難是之為死節孔父仇牧荀息之事是也春秋繫之於君錄死節也胥童與厲公先後死春秋繫之于國以國殺為文者為其有當誅之罪也使胥童大節

可録則必用仇孔之例繼其君而書死矣

庚申晋弑其君州蒲厲公也悼公立

或曰春秋於晋靈之弑則正趙盾之罪於晋厲之弑則畧欒書中行偃姓名而不書豈非厲之惡為甚故稱國以弑歟曰春秋之襃貶即帝王之賞刑帝王賞刑載在方冊不惟學士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識之夫豈有高深奥賾不可窺測者乎蓋弑父與君人臣之大惡有權臣用事弑君而不以其實來告者有

衆弑其君而具以實來告者有史失書而聖人特為之書之者有史已書而聖人革而正之者皆所以垂法於後晉靈之弑趙盾弑之也晉厲之弑國人共起而弑之也國人何以弑之晉自邲之敗卿佐下逮士伍望楚人之顔行輙相率引避晉由此不競楚由此横行中原幾二十年鄢陵之遇若從諸大夫之言其亦遁矣幸而郤氏排衆議先羣卿以與楚戰由此有功中國之勢賴以復張狂楚之燄因是少戢謂宜大

明慶賞以慰士大夫之心而厲也剛暴不仁疾諸卿之專恣已不得以逞乃鼓一勝之餘驕首殺有功之帥不惟殺其身又滅其家其亦慘甚矣意國中之人三軍之帥下及士卒憤怒激烈羣起而弑之春秋書法如此蓋紀其實也不然晉靈與厲均非令主靈之弑也春秋為之正弑賊之罪厲之弑也乃以國弑為文春秋必不然也左傳專歸獄於欒書中行偃而又謂三郤之死欒書與厲公實同其謀此皆他國傳聞之

辭為說不一欒書既同其誅郤之謀不應又為謀弑之首此有以知其為衆弑非獨二人之罪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靈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譖而致高鮑于戮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慶克據盧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有可言據盧則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於為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於此是可憫也故春秋以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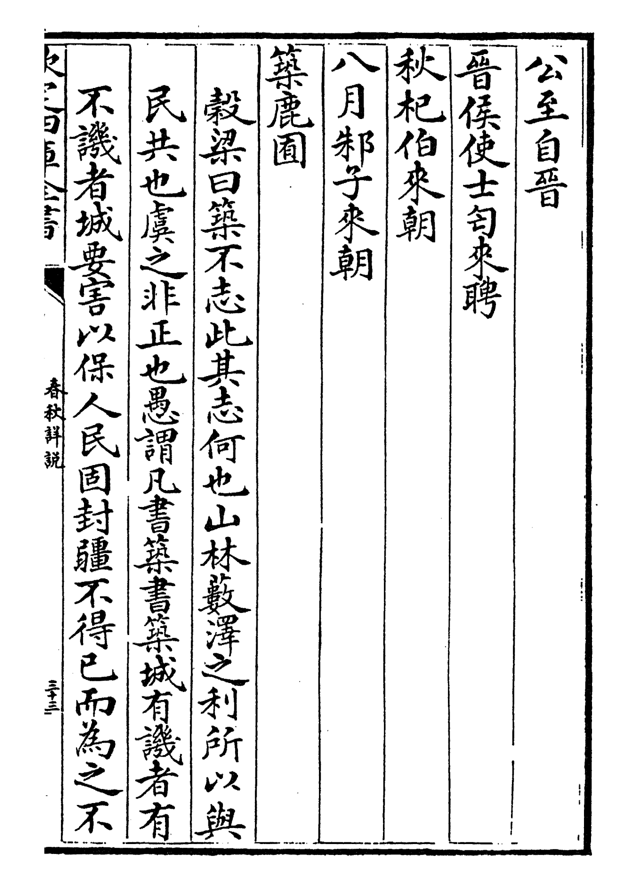
上書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自入春秋諸侯之納國君者有矣未有諸侯以兵納亡臣者楚國不道前納孔寧儀行父于陳此復輔魚石以入于宋黨罪人而隳其宗國亂道也凡諸侯出奔雖失位而不失國諸侯以師納之復之於國耳大夫出奔旣失位矣并爵邑皆非其有諸侯復之於其

君請而復之耳今楚子親持大兵挾魚石以入彭城與納諸侯亡公子之事異矣何休謂不書魚石入彭城以叛者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之於楚非得之於宋愚以為不然彭城宋邑魚石宋臣何楚封之足言乎春秋不麗之於叛者閔魚石之始本無欲亂之心為華元所陷以至此原情未減是故不以叛書及華亥向寧作亂于內始書入于南里以叛此春秋用法之權衡也餘義又見諸侯圍宋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愚謂凡書築書築城有譏者有不識者城要害以保人民固封疆不得已而為之不

皆譏也乃若築臺築囿此不過為遊畋一時之樂凡書築皆貶也當成公之世内有二强家肘腋之虞外則晉楚並立莫適所從而公猶築囿從畋以樂慆淫無恤公室之日畢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併見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

楚鄭今年夏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至是復侵宋閒晉難也悼公合諸侯于虛朾將以救宋此會師雖未戰足以伐楚人之謀悼之此舉善矣是故書同盟言諸侯之同欲也但魯成未葬嗣君幼弱晉人發兵不為之少緩無恤喪之義矣書乞師貶也非所當乞而乞

是故書乞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程元喆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

宋　家鉉翁　撰

襄公一　名午簡王十四年即位母定姒成公妾是歲晉悼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注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作春秋追書繫之宋胡文

定亦曰圍彭城者魯史舊文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其義正矣愚謂繫彭城於宋者不與楚以得彭城也魚石自宋奔楚楚以兵納之彭城則彭城既為楚所得矣由常情而觀必謂彭城已非宋之有春秋正名之書於魚石則曰宋魚石於彭城則曰宋彭城不以列國叛人列國境土而屬之於楚所以辨逆順内外之分也書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褒之也為宋圍彭城而不私其有同盟之義也晉悼公在位十五年惟

此事可書故當時諸侯翕然歸之外是實多可疵論
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譽過其實甚者以爲悼偃於文
襄讀書不具眼其弊至此具論於下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齊桓公糾合諸侯不以兵車最後次于召陵問楚之
罪不戰而楚服矣晉文自城濮一戰之後未嘗輕用
諸侯之師霸者豈以屢戰爲功聖人亦不以屢戰而

許人以霸晉厲既勝于鄢用師不戢以逮於亡悼之立自當息民安諸侯先爲自治之計伐鄭非所急也今彭城之師始班而伐鄭之役繼起自此以後十三年之閒十以諸侯之師伐鄭或連歲而再舉或一歲而兩興師既得鄭又伐秦諸侯之大夫無寧居之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如是之甚也至於輔强臣以抗其君奬簒賊以成其亂自是而後中國之政皆自大夫出其君拱手而不敢問簒弑相踵晉悼實啓之

儒者惑於左傳之浮辭而不原春秋書法此最讀經一大病耳 餘義見雞澤邢丘溴梁及晉悼之卒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納宋之叛人悖於義也晉以諸侯之師克彭城執五叛以歸伸霸討也楚不知自反復以兵加於宋將以雪前恥而恥益甚焉左傳以爲侵宋救鄭其實不專爲鄭是以春秋不書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也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晋侯使荀罃來聘

案禮曾子問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

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今天王崩而諸侯講朝聘之常儀不異平

日無王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

孫剽來聘晋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左傳乃曰衛

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知朝聘之爲禮而不知喪王之禮爲尤重此左傳之失也杜元凱爲說以通之曰未聞喪故得行朝聘之禮考以其時王赴亦當聞於中國久矣春秋繼王喪而書朝書聘朝者聘者受之者皆當有誅孫泰山之義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也自入春秋葬天子不書義已

見隱三年其有書崩書薨者或以譏其緩或以譏其速或以魯奔會不如禮而書以責之

鄭師伐宋義見下鄭伯睔卒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以爲齊姜成公夫人襄之嫡母齊氏也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以著定姒之非嫡春秋於魯先君之妾母不容黜其僭號每微見意焉齊姜與定姒並書卒薨而嫡妾之分見矣餘義見四年七月定姒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自晉楚爭鄭以來鄭之從楚猶有不獲已之心惟睔也背夏最勇從楚最堅之死靡悔其言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夫楚共所以力戰而不能戢亦自爲爭諸侯計夫豈爲鄭故而睔之言若此甘於從楚者也春秋特去其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

正之而況爲盟主而伐人之喪者乎晉侯始立伐鄭諸侯有鄫之次今復乘鄭之喪而侵之失其爲盟主之道矣其後鄭人弑其君而從楚以伐喪爲説晉何以辭其責春秋繼晦之卒而書三國伐鄭貶其動大師伐人之喪也衛甯殖獨書名范氏述穀梁之意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前事木訥乃謂晉欲得鄭因無問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智詐而律春秋鹵矣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義并見下城虎牢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義已見五月姜氏薨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衞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自秋及冬再會于戚春秋備書以見晉政之縣然遂城虎牢則春秋無譏也自晉厲季年不務德以懷諸

侯惟汲汲會伐鄭晉悼繼之用師無寧歲幸而魯有賢大夫孟獻子首建虎牢之議控扼險要以制鄭之死命鄭於是始屈蓋力屈非心服也春秋何取焉曰春秋辨天下内外之分者也虎牢諸夏之藩表得之以興失之以亡内外之限界在焉邑雖繫於鄭險則關乎中國故城虎牢不繫之鄭明虎牢非鄭之所宜有也鄭之封疆嘗受之天子曷以不繫之鄭乎曰鄭叛而從楚以天子之侯度甘為楚屬辱天子之封守

罪當削書諸侯城虎牢不曰鄭虎牢削之於鄭也削之於鄭曷以歸乎歸之於中國也歸之中國所以正天下內外之分故書曰遂城虎牢蓋舊史書城鄭虎牢聖人削之書城虎牢故曰春秋非聖人不能脩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義備見五年楚殺壬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吴

吴楚交兵久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天下迭爲盛衰中國安危存亡於此乎係也楚自成穆始憑陵

諸夏至於莊而其燄益㣲而晉之霸業及是乃衰幸而吴日以大為楚之内梗諸夏得以小康以吴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吴人之議其後也自周東遷大勢已去天為生二霸以整頓之霸政既弛而大伯之後繼興相與扶持姬籙以不墜於地天實為之豈偶然哉厥後吴亡而春秋終晉大夫簒其君而周不復可興矣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杜注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也諸侯會盟不於其國都而必盟於外謙也魯君以童稺之年往朝於晉悼公於其歸也出長樗而與之盟勤於用禮故春秋書以美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會也鄭服而陳亦來會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大夫也盟王人也盟大夫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受而禮之需其君至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諸侯之大夫別爲之盟君盟於前臣盟於後不足以結袁僑實開大夫伉君之漸榖梁謂雞澤之盟大夫張諸侯始失正得經意矣葵丘踐土天子之宰在焉不下預諸侯之盟也翟泉

柯陵屈王人共歃春秋皆譏晉悼欲植霸業而不能以尊王爲事俾單子下預列國之盟諸侯僭王人大夫僭諸侯一舉而二失隨之書同盟非所當同而同也或曰先儒以同外楚而書同其然歟曰時有不同未容執例以爲同也當晉積弱之世楚燄方張諸侯預于夏盟曰同外楚可也自鄢陵既勝楚人内困于吳諸侯之從晉者畏威而同盟謂之非譏不可也或曰陳鄭久叛而來服其不謂之同乎曰此厲之所爲

而悼享其成耳晉自邲敗幾不能以國厲之始立躬擐甲冑率先羣卿以與楚戰鄢陵之勝不在城濮下又會吳楚交兵收吳人與之盟遂斷楚之右臂其立志實未可量而器小易盈驕以取敗悼繼之未幾陳鄭來會鄢陵一戰之功也其後三駕而楚莫能與爭本無他技特以楚人内困於吳自救之不給是以置鄭於不爭正如漢武用兵匈奴海内爲之虚耗宣帝坐享其成見謂中興之主若以呼韓欵塞盡爲漢宣

之功則不然耳世人以成敗論事毀厲過刻與悼過優而春秋書法公若權衡讀者識之○或曰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此盟王人而書同何也曰女栗之盟魯公自及蘇子非衆盟也故不言同然不書公及不書王命則譏也于洮之盟王室有難而爲此盟故不以同盟爲譏翟泉則王人及諸侯大夫盟于王城之内王不能正之以禮王亦有責焉耳故不書同盟義又見僖二十一年

于幽成五年蟲牢十七年柯陵襄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文定謂午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乃哀之皇祖考曷為不諱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見之春秋如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與襄名午而書午之

類從其質也愚謂夏殷以前不爲諱周人以諱事神始爲之易名之典廟中稱謚不稱名乃所以諱外是初無所諱詩書不爲文武諱是其明證至於衰世無所往而不諱如申繻荅桓公之問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敖二山皆臣下以諂爲忠非盛時之制也檀弓云既卒哭以木鐸狥曰舍故而諱新此以神事之故於其死而爲之諱未聞生者而爲之諱而況於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如後世之所爲此皆戰國亡

秦之弊典律以春秋之法則在所當革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公作弋氏）

或曰此成公妾襄公母非嫡夫人也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春秋何以無譏曰先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於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齊姜以明成公廟有兩夫人兩小君以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貶而義自見謂春秋無貶不可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左傳楚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頓楚之使也陳人既遣袁僑如會故爲楚所惡陳之圍頓爲中國也春秋著陳人之從中國故書凡書圍皆貶此以中國之與國而治荆楚之屬國則非貶讀者謹之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穀作繒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曷爲率而與之俱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殆猶言疑而譏取後乎莒也莒女有爲鄫夫人者欲立其所出也左傳則以爲魯請屬鄫于晉故偕鄫世子以往二說未知孰是然公羊之義必有所從授春

秋因鄫莒之事以垂異姓涖後之戒餘義見莒人滅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于善道公羊作善稻

案左傳吴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吴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吴于善道甚矣夫晉人求吴之急也求之急故用禮過於卑而有所不憚然内外之辨内外之分斷斷乎其不可紊也故吴以號舉不與晉之虧禮而求吴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案左傳楚人討陳叛之故以爲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前日殺公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於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爲無罪但連歲殺大夫用刑過慘春秋不與也故皆稱國以殺乃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郤皆爲讒邪所陷殺人雖多而晉國日趨於削殺非其

罪也楚之用刑雖慘而國猶能强豈非權出於上猶有辭於殺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或曰内外有辨春秋所以垂法前此及戎狄會盟春秋未嘗無譏今會吳于戚進而人之何歟曰義之所可與也勢之所宜交也吳太伯之後無可外也以其僭王之號而外之今吳請預于會春秋矜其爲太伯

之後而収之以附於諸侯之末義之所當與也中國之人同欲外楚吳與楚連歲交兵其外楚之心與中國諸侯同之又勢之所宜交也故戚之會吳始書人進之也吳可進而春秋進之無傷乎内外之辨其後吳卒去僭號同於中國諸侯春秋進之自此始

公至自會

冬戍陳義并見下救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戍者戍之於無事之時救者救之於被兵之日戍陳矣而又救之春秋書以善晉也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不言諸侯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曰内辭也以爲魯獨戍之恐不然蓋戍之者諸侯也救之者亦諸侯也前是有戍者救者今晉悼既以諸侯之師戍之及楚師之來以戍爲未足又動大兵往救

焉書戍書救褒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義見文十六年晉人執行父舍于苕丘又見襄九年穆姜薨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轡以弓梏華弱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著宋公用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公穀大條貫數十皆洙泗高弟親聞之聖人以授其門弟子惟公穀有傳於後如莒人滅鄫亦其一也周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爲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爲非滅如鄫事者往往有之聖人特於此垂訓焉諸儒多從左氏之説謂莒實滅鄫是時晉悼主夏盟

豈有莒人滅同盟之國而全置不問愚以爲當從公羊之説庶不失聖人因事垂法之意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或曰滅國惡也而齊以爵書何歟曰有以爵書爲褒者有以爵書爲貶者隨事而可見滅國惡之大者而

目其君所以誅也齊爲無道利人之土地殘暴而賊

虐之必爲滅之之計萊未嘗有犯於齊也目其君書

曰齊侯滅萊責之深矣尚何爵之有哉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左傳桓五年著例曰啓蟄而郊茲又述孟獻子之言

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也故啓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杜注於桓

五年及今皆曰啓蟄者夏正之正月祀天南郊疏家

引夏小正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漢氏之始猶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于今其實古驚蟄在正月始雨水則在仲春以是知啓蟄而郊郊必在夏正正月者周制也左傳謂周人以建子爲歲首而啓蟄之郊必以夏正之正月此又周家四時十二月次一用夏正之明證也然周禮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郊特牲亦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此又南至之郊周人蓋兼舉之說者謂夏正之郊以后稷配南至之郊以帝嚳配皆報本反始之義不專爲祈農也孟獻子之言與月令之制皆以孟春祈穀爲説蓋以啓蟄爲東作將興之候故曰夏正爲祈穀之郊亦無害於義大率經傳一歲而祀天者三南至也孟春也季秋大饗也南至專主報本而孟春季秋以祈焉以報焉聖人制禮之意其在是乎若夫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

行是以羣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吉以示戒云耳○禮記又載孟獻子之言謂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又以周正之建子月爲春建午月爲秋古有冬夏至者矣未聞有春秋至者也此恐非孟獻子之言與傳所載啓蟄異矣禮記中似此多出漢儒之傅會

小邾子來朝

城費

或曰左傳謂季孫行父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而厥嗣甫得襲爵即首以城費爲事父子所爲何相遠至是乎余曰不然行父之廉之儉信如傳者所言則當遠權而弗即舉魯國賢人代居已之處請于君飭其子毋使預聞魯政夫然後得爲忠今而身死子繼首城其賜邑是將以伉君而專國宿之罪大矣行父亦有責焉春秋書城費以著季氏犯上作亂之漸義已見成十七年晉人執行父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列國之大夫相聘因爲之盟非伉也葢自霸國之興諸侯惟事盟主魯衛宋鄭不相朝也其爲盟又與盟主偕盟列國之君復不自爲盟也不相朝不自爲盟故因大夫來聘而尋盟是不爲伉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陳侯逃歸

穀梁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

公羊曰此大夫弑之曷爲不言大夫弑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

弒之左氏則以爲子駟自以其私憾而弒君疎矣嗟夫子駟之惡極矣君有善謀沮之不得而遂動其惡其罪直不容死而要之其必有所授矣鄭伯雖死不失爲列國之諸侯陳侯既逃遂終爲外裔之役屬以逮於亡春秋比而書之一衮一斧較然可見而晉人黨姦庇盜之罪亦無以自逃矣或曰雞澤之會鄭伯至而陳亦來今會于鄬鄭伯死而陳亦去何邪曰觀公穀之書鄭事與左傳之書陳事而春秋書法見矣葢鄭之

見弒陳之所以叛也穀梁謂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左氏書陳事亦謂陳之執政有二慶者與楚人謀使公子黄如楚而執之道告于會曰楚執黄矣君不來羣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歸是陳與鄭之臣皆不樂其君之從晉或以弒或以刼一朝俱往斯固其臣之罪然亦目見從晉之無益也是亦晉之恥亦晉之責也鄭賊之不討陳侯所以逃也使鄭之賊臣弒其君於國中晉之君

臣猶可謬爲不知以自解今弒之於如會未見諸侯之先謂晉而不知不可也知而不討其失政刑甚矣由晉之羣卿皆前日弒厲之餘孽内有所慊是以置鄭賊而不問諸侯如會見弒於其臣此中國一大變也而悼乃邈然若無所知恬然略不介意何以慰鄭僖九原之憾而服在會諸侯之心陳侯覩晉無政君臣相與謀逃之而歸鄭伯之死陳侯之逃其實一事耳公羊何氏注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

痛疾之心陳侯於是懼而逃歸書以刺中國之無義此數語深得經意春秋於此一事責晉爲深書曰鄭伯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所以明正晉人失賊之罪黜其霸而同之於諸侯也繼鄭伯之死而書陳侯逃歸著陳侯之逃爲晉無政而逃使晉人能爲鄭討賊陳侯必不無故而逃盟春秋責晉之旨極爲明著諸儒雷同稱譽許晉悼過其實失春秋垂訓之旨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義詳見上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之弑其君所以説楚也乃復出師侵楚之與國何哉蓋晉人僞爲不知鄭之弑君者從而撫之鄭亦僞若不欲從楚故侵蔡以求説於晉此皆以僞相從耳鄭之爲僞姑以逃晉人之來討晉之爲僞亦苟焉而已矣身爲盟主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以討殘

賊以大服天下之心乃欲掩藏覆護茍示羈縻豈不爲鄭人所鄙笑乎春秋書侵書獲蔡鄭皆不與也蔡甘於從楚鄭僞於從晉夫豈春秋所與乎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君在而大夫爲會

穀梁曰君在而大夫爲會見魯之失正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宿會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爲盟主棄其君而與其

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愚謂此一書而三示貶也以霸主之尊而會諸侯之大夫諂也是時諸侯之大夫皆怙權以陵制其上正望盟主有以裁之乃復諂而與之會鄭人弑君不為之討賊更使新君立於衆大夫之間魯君身在晉而復會季氏奬其臣而畀其君遂使季日益横魯日益削凡皆晉悼之所為而春秋之所深貶也自入春秋百五十年未有國君在會而大夫亦預於盟者雞澤之不戒而邢丘

抑又甚焉晉悼務以聲音笑貌悅人而悖義害禮有所不恤亦由晉之羣卿以其所以專晉者而施之他國遂亂人君臣之分至於溴梁而濫觴者滔天矣愚故謂春秋未嘗與晉悼以霸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始鄭人弑其君於會以説楚也既而侵蔡欲以自結於晉論者謂其介於二國之間苟爲自全之計然其從楚者本謀也其未遂與晉絶者僞也子駟之徒志在從楚楚至而服惟恐其後矣使晉人能爲鄭討賊駟可戮貞可郤而鄭之與陳先後偕至矣晉悼謟以媚其大夫復謟以結諸侯之强大夫當爲者不能爲當正者不能正當討者反與之厚霸國之紀綱至是而盡替徒以吴壽夢適心中國故楚人稍知所畏憚

鄭卒來歸外是豈有一事之可稱哉讀春秋勿爲左

傳浮辭所惑

晉侯使士匄來聘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九